

真善美的價值理想

—論方東美哲學的終極追求

■ 余秉頤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摘要：從方東美的哲學觀看，他認為哲學的意義在於引領個人的精神生命和人類文化去追求「真善美的價值理想」。從方東美構建的哲學形上學體系看，這個體系所描述的從「自然人」到「道德人」、到永無止境的「最高價值統會」的人格超升過程，是追求「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的過程。從方東美對於古今中外哲學的評論看，他讚揚「以價值為中心」的中國哲學，批評「使人失去價值理想」的近代西方哲學。可見方東美的哲學觀、哲學形上學和哲學史論，都表明了方東美哲學以「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為其終極追求。方東美為此作出的大量闡釋，不僅揭示和體現了中國哲學的基本價值取向，而且具有「將中國哲學以哲學面目示人」的意義。

關鍵詞：真善美的價值理想；方東美哲學；終極追求

一代大哲方東美在哲學領域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其哲學思想之博大精深為世所知。方東美哲學涉獵面極廣。從世界哲學的視野看，方東美哲學融貫中西。從中國哲學的視野看，方東美哲學綜合儒、道、釋。而在宏博的方東美哲學思想體系中，作為核心理念一以貫之的，則是他反復論述、著力闡釋的「藝術才情所欣賞之美，道德品格所珍重之善，哲學宗教所覃思之真」，^[1]即「真善美的價值理想」。

一、從方東美的哲學觀看真善美的價值理想是方東美哲學的終極追求

哲學觀，即人們對於「哲學」的理解，或者說關於「哲學」的見解。哲學家的哲學觀，則能夠體現哲學家的理論追求。方東美的哲學觀亦是如此。

方東美哲學觀的一個重要的基本理念是：哲學不僅要講「理」，而且要講「情」，即「衡情度理」。他所謂「情」，指人們對於宇宙人生的「價值意識」，對「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的熱切嚮往之情。

方東美提出，哲學中既有「境的認識」，又有「情的蘊發」。「境」即「宇宙理境」，它是人類的生存環境。境的認識始於「感覺的親驗」，終於「理智的推論」。它只求在時間和空間上對種種事理獲得冷靜的、系統的瞭解。因此，如果哲學思想僅僅有境的認識，那麼，所謂哲學只能是「科學的化身」。哲學應該體現人生對於「理」（即境的認識）和「情」兩個方面的要求。「治哲學者得了境的認識，當更求情的蘊發（廣義的情，除卻冷酷的理智活動以外都是情）」。^[2]

哲學中所謂「情」，首先它是廣義的，不等同於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七情六欲」之情。其次，它與「冷酷的理智活動」（指唯求事理、無視價值的理智活動）鑿柄不容。宇宙人生之進程中不僅有「事理」可尋，而且具有「無窮的價值意味」。詩人對自然和人生予以美化，倫理學家對人類行為予以善化，「我們所謂情的蘊發，即是指這些美化，善化以及其他價值化的態度與活動」。^[3]由此可見，方東美所謂「情」是指人們將宇宙人生予以「價值化」（如美化、善化）的態度、情緒、精神，它根源於人類對真善美的嚮往。「須知人性是活躍的，創造

的，不為現實所拘，處處要找著一種美的善的價值世界，為精神之寄托所。」當「情」蘊藏於人們心中時，是一種價值意識；它抒發出來，則是「價值化的態度與活動」。

方東美認為「哲學的建築」有兩大支柱，一是「客觀的世界」，一是「主體的人類生命精神」。對前者的研究屬於「理」，對後者的探討歸於「情」。他說：「『情』、『理』為哲學名言系統中之原始意象。……哲學意境內有勝情，無情者止於哲學法門之外，哲學意境中含至理，違理者逗於哲學法門之前。兩俱不入。」^[4]他強調情與理在哲學中融貫而不可分割，「情與理原非兩截的，宇宙自身便是情理的連續體，人生實質便是情理的集團。哲學對象之總和亦不外乎情理的一貫性。」^[5]情與理「相與浹而俱化」，構成人類生命活動的內容，從而也構成哲學的對象。「總攝種種現實與可能境界中之情與理，而窮其源，搜其真，盡其妙，之謂哲學。」^[6]這可以說是方東美給「哲學」下的定義。

《科學哲學與人生》中有簡明的「哲學思想結構圖」如下：^[7]

哲學思想 一意境之寫真	}	境的認識—時空上事理之瞭解
		情的蘊發—事理上價值之估定

哲學的功能，包括「時空上事理之瞭解」和「事理上價值之估定」，即「衡情度理」。方東美說：「約而言之，哲學的能事盡在於此：(一)本極縝密的求知方法窮詰有法天下之底蘊，使其質相，結構，關鍵，凡可理解者一一了然於吾心；(二)依健全的精神領悟有情天下之情趣，使生命活動中所遲露的美、善、愛等價值循序實現，底於完成。」^[8]他稱前者為「窮物之理」，後者為「盡人之性」，用他的另一句話來說，就是「縱覽宇宙理境，發舒人生情蘊」。

應該指出的是，方東美對於「理」和「情」在哲學中的地位雖然同樣予以肯定，但他更強調「情」對於哲學建設的意義。此中原因，就在於他認為「生命精神才是哲學」^[9]，而「情」則是生命精神的表徵。「情、理雖是一貫的，然從其屬性上看起，卻可分辨清楚。生命以情勝，宇宙以理彰。生命是有

情之天下，其實質為不斷的，創進的欲望與衝動。」^[10]因此作為生命精神之體現的哲學，無疑應該突出「情」的地位。他還說，我們之所以肯定「理」在哲學中的地位，是為了認清人類生存的客觀環境，以這種認識服務於生命精神之創進。「人類含情而得生，契理乃得存。」人類因其行為契合宇宙之理而得以存在，而人類之所以得「生」—這裏應該理解為生生不息、創進不已，則在於其生命精神對「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的不斷追求。所以在方東美看來，哲學中的「理」歸根結底服務於「情」，服務於人類對於「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的追求。

在方東美晚年，他隨著哲學和文化研究的視野的進一步擴大，已不再多談哲學的對象、功能、結構等問題，但他關於哲學應該注重「情」的觀念，則始終沒有改變。例如在《新儒家哲學十八講》中，他仍然批評「現代學者尤其是學哲學的人，只是緊緊抓住一個『理』字，而把『情』字疏忽了不去發揮。這對任何一個時代的哲學思想而言，都是一個致命傷」。^[11]

牟宗三認為，科學「只知平鋪的事實，只以平鋪事實為對象，這其中並沒有『意義』與『價值』。這就顯出了科學的限度與範圍。是以在科學的『事實世界』以外必有一個『價值世界』、『意義世界』，這不是科學的對象。這就是道德宗教的根源，事實世界以上或以外的真善美之根源」。^[12]方東美的上述見解，歸根結蒂也是主張區分科學所探求的「平面的」物質世界與哲學所探求的「層疊」的價值世界。他認為哲學的使命就是引領個人的精神生命和人類文化去追求「真善美的價值理想」。

二、從方東美的哲學形上學看真善美的價值理想是方東美哲學的終極追求

在哲學領域，方東美注重的是形上學，即本體論。他建構了一個哲學形上學的體系，這就是他的生命本體論。這個形上學體系的核心，是闡釋人的生命精神對於「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的追求。

1. 生命是宇宙萬物的本體

《科學哲學與人生》是方東美早年的一本重要哲學著作。對於方東美哲學形上學體系的形成來說，該書的意義在於第一次提出了「普遍生命」這個概念。而方東美確認「生命」的本體地位和意義的著作，則是1937年6月出版的《中國先哲人生哲學概要》（後更名為《中國人生哲學概要》）。該書從「宇宙觀」、「人性論」、「生命精神」、「道德觀念」、「藝術理想」諸方面談論中國哲學，而這些談論同時表明，方東美已經奠定了他自己的哲學形上學體系一生命本體論的思想基礎。他認為，「宇宙不僅是機械物質活動的場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這種說法可叫作『萬物有生論』。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真正是死的，一切現象裏邊都藏著生命。」^[13]宇宙「其實包括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兩方面」，物質與精神浩然同流，「這浩然同流的原委都是生命。」^[14]此類論述，表明方東美將原來他指出不能與物質現象「等視齊觀」的生命，進一步提升為哲學形上學層次的生命。同年，他又在為中國哲學會第三屆年會提供的論文《哲學三慧》中，再次肯定生命是宇宙萬物的形而上的本體。他說「生命包容萬類，綿絡大道，變通化裁，原始要終」，^[15]生命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是終極性的存在，是天地萬物的根源。

2. 人類生命的本性是追求「真善美的價值理想」

方東美強調「人」在哲學中的地位。他認為，關於「人」的意識，是一切哲學體系得以成立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在創造自己的生命本體論體系時，著眼點和歸結點同樣是「人」。他論述了人的生命境界是如何隨著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而創進不息、層層超升的。這些論述，可以稱為「人格超升論」。它是方東美哲學形上學體系中十分重要的內容。

方東美認為，人性具有「可使之完美性」，具有創造種種文化價值的「潛能」，而為了實現這種完美性和潛能，人必須隨著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而不斷提升自己的生命精神，不斷追求「真善美的價值理想」。

方東美設計了一張「人與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藍圖」，^[16]以之說明人類生命精神的層層提升。這

張藍圖，「把這個物質世界當做是人類生活的起點、根據、基礎。把這一層建築起來之後，才可以把物質點化了變成生命的支柱，去發揚生命的精神；根據物質的條件，去從事生命的活動，發現生命向上有更進一層的前途，在那個地方去追求更高的意義、更高的價值、更美的理想。這樣把建築打好了一個基礎，建立生命的據點，然後在那裏發揚心靈的精神；因此以上回向的這個方向為憑藉，在這上面去建築藝術世界、道德世界、宗教領域；把生命所有存在的基礎，一層一層向上提高，一層一層向上提升，在宇宙裏面建立種種不同的生命領域。」^[17]這段話，概括了方東美關於人的生命精神提升的基本思想。而具體地說，這種提升的過程要經歷不同層次的人格，即他所說的「種種不同的生命領域」。在形而下的世界裏，人的生命依次從「行能的人」（「自然人」）提升為「創造行為的人」、「知識合理的人」。這三種人格統一起來，就構成了「完滿的自然人」的人格。但是，「完滿的自然人」仍然處於「自然世界」的層次，處於生命的「形而下」層次。從人類文化領域的角度看，則是處於「科學文化」的層次。科學文化的最大特點，是在有關人類生命的精神價值（如藝術價值、道德價值、宗教價值）的問題上採取「守中立」的態度，不區分價值。而人類生命的本性卻是不斷創進，「生命除掉物質條件之外，更兼有精神的意義和價值。」（《中國人生哲學概要》，第12頁）人要隨著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而追求更高的精神價值。因此，「完滿的自然人」還得向上提升自己的精神人格。「這個自然界是形而下的境界，我們站在形而下的裏面，各方面的要求都滿足了，而且我們還要提升向上，向上去發見形而上的世界的秘密。」^[18]在形而上的境界裏，人的生命從「完滿的自然人」依次提升為「符號運用者的人」、「道德人」。這種「道德人」的人格，「那就是具備優美品德、優美人格的這麼一種人，是道德的主體。」^[19]方東美說，由於這種「道德人」是經歷了生命境界的逐層提升而形成的人格，他包容了各種不同生命領域的成就，因此「他整個的生命可以包容全世界」。我們可以稱其為「全人」。這種人就是中國先哲所稱道的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的人，也

就是儒家所謂「聖人」、道家所謂「至人」、佛家所謂「覺者」。

方東美說，即使達到了「全人」的境界，人的生命精神仍然要「再超越向上」。這正像西方哥德式建築的尖頂和中國建築物最高層上的飛檐，總是指向無限悠遠的蒼天，指向「更高妙的境界」。這個境界，是高而又高、神而又神的「皇矣上帝」的境界，是真善美高度統一的「神明之境」。所謂「皇矣上帝」，意在表明這種境界是人的生命精神的一種「最高價值統會」，是一種永無止境的境界。人類生命的意義，也正在於「集中他的全體才能與心性去努力提升」自己的生命精神，去追求這種「盡善盡美的神聖境界」。

上述人的生命精神層層超升的過程，是不斷提升人的「生命地位、生命成就、生命價值」的過程，不斷追求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的過程。作為宇宙本體的普遍生命，將其創化動力「貫注到整個人間世來」，「貫注在宇宙每一個角落裏面的人、物、萬有」。這是普遍生命大化流行中的「下回向」。通過這樣的流向，宇宙間最高、最神聖的精神力量貫注於人的生命和萬物之中。於是，人的生命精神就隨著普遍生命大化流行中的另一個流向「上回向」，去不斷追求更崇高的境界、更完善的人格。自古以來，人類就是這樣世代不息地追求生命的價值。這種從「自然人」到「道德人」、到永無止境的「最高價值統會」的人格超升過程，正是追求「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的過程。

三、從方東美的哲學史論看真善美的價值理想是方東美哲學的終極追求

哲學史論，是方東美哲學的重要內容。關於東方哲學（主要是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的演變發展以及二者的比較，方東美都作出了大量論述，提出了諸多見解。

方東美評價和闡釋哲學史上東西方各派哲學的一個基本維度、一個主要標準，就是不同哲學派別對於人類追求「真善美的價值理想」持何種態度。在他的哲學史論中，最能表明「真善美的價值

理想」是方東美哲學終極追求的，是下面兩個基本理念：

1. 中國哲學是追求「內在超越」、追求「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的哲學。

方東美說中國哲學形上學歷來注重價值理想的追求，它宣揚宇宙的「超化」，要把現實世界「抬舉到理想的價值世界上來」；它宣揚人格的「超升」，將「物質的生命」提升為「精神的生命」。因此，它是一種「價值中心的本體論」，亦可稱為「價值學的理想主義」。中國哲學的主流歷來肯定「人性的可使之完美性」。人們從內在的美好心性出發，追求「真善美的價值理想」，超越形而下的世界，上臻於形而上的「最高價值統匯」，並且將價值理想貫注、落實於現實人生。這就是中國哲學所追求的「內在超越」。

中國哲學形上學的境界是理想主義的，它具有「巍然崇高的道德境界」（指儒家形上學）、「空靈超脫的藝術境界」（指道家形上學）和「虔敬肅穆的宗教境界」（指佛家形上學），總之是「至善完美之最高價值統會」的理想境界。儒家、道家、佛家、宋明新儒家都主張把人性從現實的境界提升到理想的真善美的境界。「就儒家、道家、佛家乃至於新儒家來看，人生活於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是一個塔形的組織。」^[20]它區分為不同的價值層次。人的生命的價值，便在於不斷地提升自己的生命精神，不斷地超越各種相對價值而漸向更高的真善美的價值理想。方東美認為原始儒家哲學、原始道家哲學、宋明新儒家哲學、中華大乘佛家哲學代表了中國人的生命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構成了中國哲學的「主潮」。這四大主潮「都是要把世界提升到理想的存在平面，人生要配合這個理想的世界，要從人類現實的知能才性培養出來美的人格、善的人格、真誠的人格，這樣產生『理想化與圓滿無缺的人格』（idealized personality, integrity of human personality）。」^[21]中國哲學諸家都主張人在現有的知能才性的基礎上，努力培養真誠的人格、善的人格、美的人格，即「真善美的人格」、「理想化與圓滿無缺的人格」。「所謂性理之學、心性之學，都還是從這麼一個崇高的觀點來描繪人類崇高偉大的人格精神。」^[22]這種理想化的人格，就

是儒家所謂「聖人」、道家所謂「至人」、佛家所謂「覺者」。在中國先哲看來，人的一生就是向著這種理想人格層層上躋、不斷超升的過程。方東美說，蘇格拉底曾稱讚伊索格拉底「其人哲學」，就中國哲學而論，我們可以反過來說「其哲學體系中有人」。而中國哲學對於「人」的關注，歸根結蒂是關注人格精神的提高、超升，關注「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的追求和實現。這是中國哲學的「通性」之一。

「在中國哲學上面，隨便哪一派都是以價值為中心的哲學」，^[23]都是追求「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的哲學。方東美認為這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的理論歸趣，而他對此持高度肯定、熱烈讚揚的態度。

2. 近代西方哲學的最大弊病是「使人失去價值理想」

方東美說，近代歐洲哲學對於自然科學，不僅採取它的方法，而且接受它的思維原則，用「齊一律」和「因果律」看待社會人生，結果導致哲學講「理」不講「情」、見「物」不見「人」。哲學成了「科學齊物論」、「科學唯物論」。哲學本該「以宇宙為層疊的構造，……鑒別各層價值，以求上達至於最高的價值理想」，^[24]「衡論生命的徑向，以樹立價值的標準」。^[25]哲學要將宇宙人生劃分為不同的層次，鑒別各層的價值，追求最高的價值理想。但近代西方哲學由於走了「科學化」的道路，表現出「價值學的中立」。邏輯實證主義者卡爾納普主張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語言都统一到物理學語言的基礎上來。方東美批評說，這其實不是講科學的真精神，而是講科學主義。「科學是寶貴的，但『科學主義』卻是要不得的」。^[26]近代西方社會非常重視發展科學技術，在「戡天役物」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西方社會在「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忽視了人文理想，忽視了人的倫理價值，使人在精神上陷入虛無主義。這是「近代西洋民族的不幸」。正是由於近代西方哲學不致力於向「上」（價值世界）追求而盡力向「外」（物質世界）追求，不像希臘哲學那樣使人於現實生活中嚮往真善美，結果導致現代西方人「失去價值理想」。

對於具有反對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傳統的西

方人本主義哲學，方東美是認同的。對於背離了人本主義的傳統的、「科學化」了的近代西方哲學，方東美則多有批評。他說：「現在有許多研究當代西洋哲學的人，不能夠活潑地將西洋哲學從希臘源頭，再從宗教方面之希伯來的源頭，一直貫穿過中世紀，到近代第一流的思想家；他們不知道這些背景，而只知道近代變成了邏輯實證論或語言分析學，除此之外，一概不知。如此，事實上他面臨了哲學的死亡，再去研究哲學，自然是極大的危機。」^[27]從「希臘源頭」、「希伯來源頭」來說，西方哲學本是一種劃分「價值品級」的「層疊的宇宙觀」，而近代以來「科學化」了的西方哲學則「在平面世界裏打滾」而不區分真善美的價值品級。「在西方，層疊的宇宙可說是希臘哲學家獨特的貢獻。蘇格拉底對於道德界，柏拉圖對於本體界，亞里士多德對於自然界各有一套完整理論，對宇宙劃分階段，區別層疊，並依次安立價值品級，使人類在精神生活上能按步升陞，上達至於至善之境，以完成神聖的使命。這種追求至善的精神，後來與希伯來的宗教熱誠銜接起來，藉基督教文化，透過中世紀，一脈貫注於近代歐洲，……不幸的是近百餘年以來，這種精神又遭唾棄。」^[28]其結果是形成了講「理」不講「情」、見「物」不見「人」的哲學思潮。

上述兩個理念，贊同中國哲學的「價值學的理想主義」，批評近代西方哲學在價值學上的「平面的宇宙觀」。此中褒貶，從哲學史論的角度再次表明了「真善美的價值理想」是方東美哲學的終極追求。

四、餘論：以真善美的價值理想作為終極追求的方東美哲學，揭示和體現了中國哲學的基本價值取向

相對地說，上述三個方面最能夠直接地表明方東美哲學的終極追求是「真善美的價值理想」。除此而外，方東美哲學的其他理論也能表明這一點。例如方東美的文化哲學關於「哲學三慧」^[29]之比較的論述，認為「觀念取向」的希臘文化在精神上優於「實感取向」的近代歐洲文化，其原因就在

於近代歐洲文化已經不像希臘文化那樣嚮往真善美的「絕對價值」。方東美的宗教哲學關於中華大乘佛家哲學的論述，認為「集中國佛學思想發展之大成」的華嚴宗哲學，以其「內具聖德」的人性論，引導人們向著理想的、神聖的「一真法界」不斷提升自己的生命精神。凡此皆可表明「真善美的價值理想」是方東美哲學的終極追求。

這種終極追求，揭示和體現了中國哲學的基本價值取向

中國哲學被視為「人學」。這個「人」，不是以權益為本位，而是以道德為本位的。這就決定了中國哲學追求的是「道德的理想主義」，也可以稱為「真善美的理想主義」。這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的價值取向。儘管方東美不曾專門論述「中國哲學的基本價值取向」問題，但對於這個問題，他是這樣認定的。他認為就儒家哲學而論，「強調人性之內在秉彝，即價值」自古以來便是「儒家哲學之骨幹」，而所謂人性的價值，歸根結蒂就是從美好的「人性的潛能」出發，去追求「真善美的價值理想」。^[30]儒家認為人應該不斷地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超著「大聖」的理想目標攀登。儘管並非人人都可以達到這種境界（甚至「以孔子的精神高度而不敢自稱為聖」），但人人都應該在精神上確定這麼一個理想目標，並且在行動中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努力。原始儒家的這種精神，後來被宋明新儒家所繼承和發揚。就道家哲學而論，其價值理想是追求「博大真人」的人格精神，指引人們向著「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即「博大真人」）的境界超升。《莊子·天下》篇對此有專門闡述。就佛家哲學而論，其價值理想是人們通過自身不斷的「自我解放」，脫去塵世的重重束縛，歷經《華嚴經·十地品》所說的種種境界，「如此把人性發揮到一個最高的最光明的精神階段，變作佛性。」^[31]諸如此類的論述，都反映了方東美對於中國哲學基本價值取向的認識。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的哲學理論揭示和體現了中國哲學的基本價值取向。

近代以來，在西方哲學和文化的衝擊下，中國哲學家所面臨的一個尖銳問題是：所謂中國哲學，究竟是如某些西方哲學家所稱的「一套道德信條」，還是一種真正富於哲理的智慧？成中英在

《中國哲學之再生與挑戰》一文中說，面對西方哲學和文化的衝擊，中國「老一輩的哲學家」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主要致力於「為中國哲學做不遺餘力且意涵深奧的辯解」。此後，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新一代的哲學家」，憑藉他們對於西方哲學和文化的比老一輩更為深厚的學養，通過對中國哲學的闡釋和中西哲學的比較，「為中國傳統融鑄新形式同時注入新生命」，從而「得以將中國哲學以哲學面目示人」。^[32]方東美等人運用現代的哲學理念（包括新的哲學概念和哲學思維模式），來詮釋中國傳統哲學，融鑄新形式，注入新生命，使之展現出為現代學人所理解和接受的哲學理論形態，證明了中國傳統哲學是一種自成體系、自有特色的形上智慧。這就是「將中國哲學以哲學面目示人」。成中英此論，是就方東美那一輩現代新儒家學者為中國哲學所作的詮釋工作的意義而言的。筆者認為，就方東美哲學對於中國哲學的基本價值取向的揭示和體現而言，同樣具有「將中國哲學以哲學面目示人」的意義。

一代大哲方東美先生以「真善美的價值理想」作為其哲學理論的終極追求，念茲在茲，孜孜以求之。他何以如此？方東美說：

近代整個文化有一種趨勢，就是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如一粒塵埃，掉落於無底深淵，感到不可言喻的渺小（德國哲學家尼采對於此層曾痛切言之）。假使以純物質的觀點來分析解剖人的構成，而把人的視聽嗅覺除掉，試問人類對於世界還有什麼興趣呢？再進一步說，連人類文化中哲學上的真，道德上的善，藝術上的美也給剝奪掉，那麼人類還有什麼價值？生活還有什麼意義呢？^[33]

或許，這個「試問」，就是答案。

[1]方東美：《方東美先生演講集》（台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版），第192-193頁。

[2]方東美：《科學哲學與人生》（台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15頁。

[3]同上，第16頁。

[4]方東美：《生生之德》（台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138頁。

[5]同註[2]，第24頁。

[6]同註[4]，第138頁。

- [7]同註[2]，第17頁。
 [8]同上，第23頁。
 [9]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台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版)，第7頁。
 [10]同註[2]，第25頁。
 [11]方東美：《新儒家哲學十八講》(台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版)，第96頁。
 [12]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台灣學生書局，1985年版)，第254頁。
 [13]方東美：《中國人生哲學概要》(台灣問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頁。
 [14]同上，第12頁。
 [15]同註[4]，第152頁。
 [16]同上，第341頁或《演講集》，第18頁，這兩頁均載有此圖。
 [17]同註[1]，第14頁。
 [18]同上，第20頁。
 [19]同上，第21頁。
 [20]同上，第65頁。
 [21]同上，第72頁。
 [22]同上，第228頁。
 [23]同上，第104頁。
 [24]方東美：《哲學三慧》(台灣三民書局，1970年版)，第57頁。
 [25]同註[2]，第195頁。
 [26]同註[1]，第236頁。
 [27]同註[9]，第16-20頁。
 [28]同註[4]，第217-221頁。
 [29]「三慧」：希臘哲學、歐洲哲學、中國哲學三種哲學智慧。
 [30]同註[1]，第228頁。
 [31]同上，第72頁。

[32]成中英：《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與世界化》(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3頁。

[33]同註[1]，第193頁。

Value Ideal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eousness: on Thomé H. Fang's Ultimate Philosophical Pursuit

Yu Bingyi(researcher of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of Anhui Province)

Abstract: As far as Thomé H. Fang's philosophical view is concerned,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y lies in leading individual's spiritual life and human culture to pursue the value ideal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eousness. Viewed from the metaphysical system he has composed; it is a personality-promoting process during which a natural human turn to a moral one to reach the everlasting "top value integrity" with this value ideal pursued as well. As for his critic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philosophy of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he praises Chinese philosophy centering on value, but criticizes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depriving human of value ideal. All the above demonstrate that the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eousness is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Fang's theories on philosophy, metaphysics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 Revealing and embodying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he elaborates it, which is of much significance to present Chinese philosophy as real philosophy.

Key words: the value ideal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eousness; philosophy of Thomé H. Fang; ultimate pursuit